

雄武之秋

王仕学

摘三四斤果实。另外还有野板栗，那香甜远胜栽种的板栗。松树下青冈树下最多的是马勃菌，形状像土豆，色彩也像土豆。找到一个，附近便有一片，大大小小，清香扑鼻，比摘野果子省心。还有喇叭菌，果真像大大小小的红色喇叭，在秋天的阳光下“嘟嘟”地吹着。你听不见，可小鸟听得见，风听得见，树叶听得见，虫子听得见。奶浆菌、青头菌、牛肝菌都是成片成片，看见一个，送你一片，时常给你意外的惊喜，给你发现的快乐。

这些菌子采回来，洗干净，切好，开水荡一下，冷透之后放在冰箱冻着，一年到头都可以吃。20多年前我在七舍工作，周末喜欢到雄武后山捡菌子，那时候雄武吃菌子的人不多，一上午可以捡四五斤。松毛坪去罗家堡的路旁，松林多，杂木林多，菌子也多。雄武的土与云南相似，是红色的，菌子里富含铁元素等矿物质，多吃，可以补铁补钙。初秋深秋遇到雄武赶集，20元可以买一斤野生菌。

从前雄武的金矿铁矿煤矿，多为“鸡窝矿”，点很多，储量不大。这里挖个坑，那里打个洞，污染水源，破坏环境。现在许多点早就关闭了。通过10多年的环境整治，复垦复绿，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站在白龙山上俯瞰，凉风徐徐，云团洁白如棉，擦拭着瓦蓝瓦蓝的天空，擦拭着雄武山山水水。雄武是南盘江上游的一块碧玉，已成了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

走进村庄，大人小孩忙忙碌碌，正秋收哩。来到农家小院火红的辣椒挂在屋檐下，金黄的南瓜堆着院窝里，平房顶坝子晒着黄豆金豆豇豆瓜片花生，空气荡漾着丰收的气息。秋天色香味俱全，雄武很快进入中秋了。等到金色的柿子如灯笼般高高挂起，五彩斑斓的柿树叶飘飘摇摇地投入大地的怀抱，雄武的秋天就结束了。

因为那柿叶，是秋天邀请冬天的请柬……

或急或缓地从脚下滚向远方，或从远方滚到眼前，那场面十分让人震撼。停下来，仔细听听，天地间发出有节奏的唰唰的声音。那是成千上万的高粱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它们像喝醉了酒，摇着黑红黑红的大脸，在拍手，在欢笑，在咋咋呀呀地合唱。我们散步的那条路不过是一根浮在高粱红里的飘带罢了。

我与乡党委书记邹技是老朋友，他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高粱书记”，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他介绍说，或许是气候原因，或许是土质原因，雄武的高粱品质好，出酒率高，是贵州国台酒厂最为理想的原料生产地。厂里的专家到雄武多次，与其他地方的高粱反复比较，才得出这个结论。2022年与乡里签了合同，高价收购，每斤3.6元。全乡种植面积1.5万亩以上，亩产在1000斤以上，产值3500元以上。这样一来仅高粱一项收入，全乡产值超过4500万元。全乡户籍人口1.8万人，常住人口为9000人。若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收入近5000元。厂里按每斤0.1元奖励，全乡每个村增加村里集体积累20万元以上。这种“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户增加了收入，村里增加了积累，酒厂获得了优质原料，多方共赢。雄武乡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地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做到了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谈起这些，“高粱书记”满是自豪。古人说，稻花香里说丰年，我们自然可以红高粱下谈秋收了。

雄武秋天不仅是红的，还是香的。八月瓜在山坡上，在悬崖边，爬在树上，爬在刺笼笼上，大大小小的果实，在风中晃悠，那是一篇烂漫的散文。炸裂之后果瓢香甜，略带腥味。发现八月瓜欢喜程度可与发现鸡枞媲美。八月瓜又名木通，据说是果实熬水喝，可以治拉肚子。进入树林还能摘榛子，我们称它山核桃，剥开坚壳，果仁如花生米那么大，生吃脆生生的。炒熟之后清香四溢，味同核桃。一笼榛子可以

村庄的颜色

宋扬

有跑进山谷间的那条大河，才能躲过噼啪作响的急闪猛鞭。大河胖了。大河肿了。大河疯了。大河狂了。大河泛滥成一场黄色流祸。村庄在黄色汪洋中浮浮沉沉。庄户老者握一把苍老的泪水，水祸之后，又扛起了倔强的锄头。

冬不见雪的村庄，不掺一丝杂质的白难觅其踪。微尘悬浮，阳光若有若无，天空灰扑扑的，像罩着一整块毛玻璃。河滩上的芦花是灰白的。苇叶子沙沙在风中摩擦。风也是灰白的。风吹过的河滩、土坷垃，屋顶也全都与灰白同化。雨稀稀疏疏地下，像人进入暮年，折腾了大半个夏天后，他们再也嘟嚷不成黄色流寇，一落人土，便消失不见了。雨灰白，滴入灰白的河，因水而生的雾当然也是灰白的。雾有时浓，有时淡，有时成团，有时连片。读书娃雾中疾走，或在凌晨，或在夜深。上早课和下夜课的路上，心儿时而灰白时而透亮——高三了，每一次模拟考试分数的波动都牵扯着高考这根最敏感脆弱的神经。

啧啧声响彻村庄，冷白，凄惶。逝去的那个老者，通体苍白。黄色、血色、暖色……他从母亲，从麦子，从菜籽油，从村庄的黄土中获得的种种人间颜色都还给了人间。送葬队伍中，有披的麻戴的孝在风中飘。此时的村庄，天地皆白，仿佛进入了一种圆满到虚无的干净与阒寂。

文化

王仕学

从白龙山西麓一笼笼灌木丛变得通红，雄武的秋天就悄然来了。

这些植物中最先变红的是火棘。火棘果实叫红籽，形状倒像微缩的苹果，酸酸的，有些干涩，多吃可果腹，古人称为“救兵粮”。从白龙山的悬崖到高峰、小补雨、木咱这些村庄，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山坡平地，火棘由青涩变黄，继而变红。一团团，一排排，尽情地红，红得那么可爱，那么有激情，谁不想弄一把嚼嚼，管它是酸是涩！另外一种叫冷饭团植物也大放异彩，果实细小而圆，大如米豆，晶莹剔透，像红玛瑙。汁水充足，虽也是酸酸的，究竟有些回甜，冷饭团奉献的酸是纯正、天然而环保。瞌睡来的时候，口渴的时候，扯一把吞下去，那酸与甜混合在你舌尖上舞动，顿时精神焕发，精力充沛。都说“霜叶红于二月花”，那么红红的果实，与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相比，拥有秋天收获的韵味。

秋天里树叶变红的有野棠梨。野棠梨往往长不高，树干歪来拐去的，有梅树的奇崛，却以叶子变红取胜。野棠梨低矮，它的红与火棘、冷饭团差不多，可要大气得多。一堆堆在地上燃烧，那红扎根山野。枫树乌柏柿树酸桐子树就不一样，它们是高大的乔木，叶子或大或小，一簇一簇，那红挂在高高的树梢，燃烧在空中，与天上晚霞搅在一起，气派而飘逸。夕阳西下的傍晚，无论是红籽，还是乌柏、野棠梨，一枝在手，仿佛举着火团，在山路上奔跑，或徐徐而行，那是雄武秋天一道绝妙风景。拿着树枝的是天真无邪的儿童，是青春浪漫的少男少女，还是步履蹒跚的老爷爷老奶奶，这诗意不会减却，因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美。

不过这些红都是零星的，小规模，天然的。比起人工种植的高粱红，就逊色多了。我走在通村通组公路上，路两旁，视线所及，上万亩高粱铺满坝子山头，红得如海洋一般。秋风吹过，那红色的波浪

叶比拼着由绿转碧变，唯恐被季节遗落，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时间的弃儿，又仿佛自村若碧得不够深，就无颜在叶的富豪区立足——对于一片暮春的叶而言，碧是它蓄积了孟仲二春的财宝——它舒展开身体，毫不掩饰地袒露生活的滋润与底气——绿，饱满欲滴。

鸟鸣穿越光影，其音并不漫散，反倒吸附了游弋于树丛、草地、河面的水汽，愈发爽爽脆脆清清爽朗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就是如此太容易与一花一鸟对号入座。移情于物，绿醉人时，遂觉鸟亦醉春。鸟鸣唱的，不过是我们春天缓缓复苏的心境和被春诱惑的种种官能。

桃花谢了春红。转眼，人间四月尽，芳菲半凋零，绿叶这才像模像样大摇大摆在庄上蔓延。红橙黄、青蓝紫，花之美，但得一时春。花开花谢太匆匆，只有绿是春恒久的主角。从树枝冒出第一星绿至秋风南来，四时光阴，绿占尽春夏二季。村庄的时序犹如一场马拉松，绿叶比五彩花朵更知韬光养晦，他们懂得节制与缓缓发力才能抵达秋辉煌终点。

当铺天盖地的黄攻陷了村庄，收割季就到了。如果说绿是叶活着的底气，那么，黄把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底气给予庄户人家。立春前，黄已跃跃欲试，它的代言人是那些三三两两迫不及待冒头

桂花静开（外二章）

阳光很旧，草与叶情投意合。剔除相同的颜色，只剩下近似的命运。万物已老，仅有些许倔强的绿，点亮无名的路途。

不知，此刻的凋敝，是不是与我有关。叶落无可非议，草枯理所当然。黄与黄的亲近或组合，为何又触目惊心？不说生死，无论盛衰，叶落荒草间，一定与季节相关、与岁月相连。

爱，或爱情呢？这互为闪电、互为霹雳的意象，能够敲打混沌的头脑与心灵的，不是枯叶，不是荒草，而是枯叶与荒草所携带的——时间！

一种变迁，让人无能为力；一种背叛，使人无可奈何。

落叶，幸得荒草。萧瑟时节，也有一种色彩，充满金属的质感。人与它们，最后的归属，必是泥土。

荒草抱紧了落叶，而我抱住了这尘世间的道场。一脉相承的宿命，让更多诗外的启

勇敢地飞向生长着正义的那片蓝天

坐骑

果果，以我为坐骑，你很开心
我的开心与你一样多，甚至更多
我听从你的指挥，你的指令朝东
我绝不朝西，你想加速，我就狂奔
你想抵达春天，我就冲破冬天
你想过河，你想上山顶
你想绕开黑夜，你想俯瞰人间
我都听从于你，可我始终隐隐不安
要是你的坐骑哪天倒下，哪天不得不离你而去，你该怎么办，该如何行走人生之路，铺满荆棘，铺满艰险
你要自己闯过去，拿出骨子里的勇气
伤痕也是正道的一个部分，必须接受
我决定侧身，让你从我背上滑落下来

一个梦

果果，你的爷爷终于回到家里
还是原来的样子，岁月没再催他老
二十多年前，他出远门时，你还没进门
可他一眼就认出你，你也一眼就认出他
你喊他三声，一声比一声响亮
他没有开口应答，只是对着你微笑
同时点头三下，一下比一下幅度大
我在你们中间，还来不及说话
你的爷爷又不见了，你伸出右手
指着天空，见一朵云，越飘越高
我紧紧地拉着你，不敢松开一点点
梦醒，翻开你爷爷的遗照
还有你出生时的照片，发现
你们的神情，竟然有好几分相似

驱赶狼

果果，梦里有一只狼，扮作狗的样子
向你靠近，你玩得很开心，毫无察觉
我急得满头大汗，提着棍子驱赶狼
狼很狡猾，不停地跟我转圈
它眼里的绿光一直绕在你身上
还时不时露出锋利的獠牙
我挡在你前面，狼却跑到了你后面
我转身，举起棍子，狠狠地打下去
狼却不见了，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洞
我惊醒，还好只是梦，还好你安然无恙
可我还是心有余悸，还是有点担忧
狼群从未远离过，就在我们周围出没
它们真的很狡猾，还会扮作人的样子
甚至还会扮作亲人、朋友、贵宾的样子
果果，此生你一定要明辨和谨记
分清善恶的面孔，千万不能与狼为伍
梦是真的，现实也是真的

小泥人

回到乡下，天高地阔
你飞一样地奔跑，撞响风
哪里泥土多，你就去哪里
刚换的衣服，转身就沾满泥土
可我没责怪你，也没阻止你
任你与泥土亲密接触，融为一体
变成小泥人，我希望你高飞
更希望你扎根于泥土
其实泥土不脏，脏的是多虑的心
泥土里有日月埋下的秘密
有草木的舞姿，有虫子的歌喉
果果，我淘气的小泥人
在你的掌心，我清晰地
摸到大地的温暖和生机

我从桂花的手里接过芬芳的颤抖，如星子般的坠落，不是痛，而是一种不舍。过去或者将来，回忆或者期望，是否在桂花静开的时节，有所导引或暗示？类似于此的事物，会不会在大雪封门之后，失去归来的路途？

其实，母亲念叨的桂花，从来都与香味、美食无关，那两棵父亲生前手植的桂花树，却年年成为老人的痛点。此刻的桂花，又像是刀锋上的寒光，在逐日的委顿中照亮所剩无几的泪，刺疼我的心房。

且饮一杯桂花茶吧！让混浊的眼睛重放光华，让枯涩的心田再度芬芳。桂花静开，母亲安康，黑夜不忍过早地到来。

叶落荒草间

是风的撮合，远离枯枝的黄叶，落在荒草之中。大地上，多了一些醒目的老年斑。

与子集（组诗）

何永飞

那年春天

不早，不晚，春暖，花开
你的第一声啼哭，从产房里传出
我悬着的心，落下，又飞起
窗外，阳光流淌，干净而柔滑
我的世界，由此丰盛，由此有了重心

你的面容，多么熟悉和亲切
我们在人间相遇，或重逢
来延续一个梦，或彼此度化
或只是纯属一次不约而同的误闯
既来之，我们就应该，不负此生

果果，喊出这个小名
分明感觉到，整个春天在加速奔跑
可我希望，你能够慢慢地往前走
淡然面对一切，不沉迷于虚幻的美景
不畏惧狂风暴雨，天黑时，点亮心灯

吃风的孩子

果果三岁，风吹来，有点大
他的脸迎风，灿烂的笑，没被吹落
他伸出舌头，咻啦一下，又缩回去
像青蛙吃蚊子一样，问他：在干嘛
他说：吃风，还说是橙子味
我跟着他，像他一样吃风，满嘴冰冷
舌头上全是酸、苦、麻、辣
风很受伤，我也很受伤，有些味道
已淹死在流水一样的日子里

一生中，风不会停，还会越来越大
有温和的风，也会有凶猛的龙卷风
还会有凄凉的风，这些风，果果都会遇到，但愿他都能从容地吃掉
而且还能吃出橙子的味道

训练场

我甘愿铺开身体，成为你的训练场
任你发挥，抓、掐、踢、打
我把疼藏得紧紧的，把开心掏给你
那一道道血痕，有深，有浅
是你获得的战利品，或功勋章

置身尘世，我的弱小暴露无遗
而在你面前，我必须伪装成巨人
我的肌肤扮演铜墙的角色
我的骨头扮演铁壁的角色
累的时候，我就站在你的背后

果果，我的儿子
让你变强大，不是让你去攻击谁
去侵略谁，只想让你有力量
稳稳地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狂风吹不倒，恶狼不敢靠近

构想未来

果果，我有时会一厢情愿
为你构想未来，以后去当将军
以后去当钢琴演奏家，以后去当教师
以后去当科学家，以后去当飞行员
一切带有光环的，我都构想过
但构想之后，我又一次次将之拆解
我怕有暗箭，有埋伏，有很多风险
也怕你被命运错误安排，活在苦恼中
其实，我的构想是多么地虚弱和虚伪
所谓的功名，与健康和快乐相比
完全可以弃之于身外，不管未来如何
你都要在善中安居，在风浪中展翅

万物修成正果之时，唯有桂花保持足够的安静。季节里最后的香囊已被打开，桂花依然喜欢不动声色地开放，一种成熟的冷静，仿佛让桂树顿时高大了许多。

不是暗香浮动，却离喧嚣的世界很远。桂花以柔软的触角，香醉了云，香醉了月。小小的花朵，坐定，入化，时光的杂念尽除，光阴在芳香四溢中，遵从了草木的内心。

静，是桂花最好的模样。人间在桂花的香气中安眠，远方的母亲，双手合十，瘪嘴掉牙的口中，念念有词。

秋风吹起，桂花越来越静，母亲越来越高。绿叶正在退却，桂花如同惜别，在静悟中抵达一种境界，笑对流年。

一些乡愁的声音，桂花最能感知。当细密的花朵飘落，树根处，一只虫与另一只虫，相互交换着心得。

桂花就要谢幕，世间的爱，总不会由绿变黄。月光像在安抚，母亲的白发凌乱，此刻思念的颜色就是桂花的颜色，怀想的味道就是桂花的味道。

静开的桂花，与悲伤无关。夏在秋里老去，春在冬里孕育。桂花怀揣母亲最纯朴的心思，挺住岁月迟暮的薄凉，以一种静和净的怒放，悄然抚慰一世劳碌的命运。